

CCTV-1《新闻调查》中国维和警察

在波黑 维和的日子

谈 钧 刘海志 著
群众出版社

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亲历系列

在波黑维和的日子

谈 钧 刘海志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波黑维和的日子/谈钧,刘海志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2

(中国警察维和纪实系列)

ISBN 7-5014-2873-5

I. 在… I. ①谈…②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6201 号

在波黑维和的日子

策 划:郭玉英
著 者:谈 钧 刘海志
责任编辑:阎晓玲 李晓敏
封面设计:郝大勇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pbs.com
信 箱:qzs@.qzp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7.375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873-5/I·1215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14.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 言

古老的波斯尼亚河蜿蜒在巴尔干半岛上,由西向东缓缓地注入多瑙河。宛如一部历史长卷,她记载了斯拉夫民族的变迁,也见证了千百年来欧洲大陆的兴衰。

巴尔干半岛地处欧洲大陆,濒临亚得里亚海,风景如画,气候宜人。人们在惊叹于她美丽的同时,更惊讶于她的惨烈。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都在这里燎原,因而人们称她为“火药桶”。

史学家们说过,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不停地重复着自己……

1990年,前南斯拉夫联盟开始解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相继独立。然而,如同婴儿诞生,母体势必要经过一番无与伦比的阵痛一样,也就像信奉东正教的传统塞尔维亚人的出世必经教父的洗礼一般,前南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也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灵与肉的剧痛……巴尔干“火药桶”在民族独立的呼声中再次爆炸,战争在愈合的伤疤上揭开,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战争”演绎着“残酷”,“残酷”诠释着“战争”。而长达4年之久的波黑内战尤为“残酷”之最,堪称二十世纪继两次世界大战后惨绝人寰之典范。人类文明早已黯然失色,乃至人性都不复存在,亲朋

反目,手足相残,邻里驱赶,种族清洗,集体屠杀,乱坟岗,万人坑……曾孕育了斯拉夫民族文明,洗涤了两次人类历史耻辱的波斯尼亚河再次血淌河山,再次呜咽着泣诉人类文明的堕落……

血雨腥风的巴尔干半岛再次为国际社会所瞩目。1992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43号决议,敦促波黑冲突各方休战,并且派出首批国际维和部队进驻了生与死之间的边缘。波黑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历次维和行动中规模最大、费用最高的一次,每年的维和费用高达16亿美元,而这些都是为了波黑的和平,为了巴尔干的宁静。然而,国际努力并没有使杀红了眼的人们恢复理性,战争周而复始。在种族极端主义面前,维和使命步履维艰,而且联合国维和部队史无前例地成了冲突方刺刀下的人质,战事在200多名维和使者的鲜血中延续……

无奈,联合国授权北约部队诉诸武力,冲突各方才被迫放下手中的武器,波黑烧焦了的土地才得以在弥漫的硝烟中喘口气。1995年11月,穆、塞、克三族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空军基地签署了停战协议。

为了巩固血染的成果,联合国决定成立波黑维和任务区,再次将成百上千的维和警察部署到了这片热土上,蓝色贝雷帽再次成为这片焦土上的亮点,为了和平,他们前赴后继,义无反顾……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中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2001年元月,在联合国的请求下,中国首次向波黑——这个世界战略咽喉派出了五名维和警察,五星红旗在这笼罩着狼烟的巴尔干半岛上为了和平飘扬……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走进巴尔干	3
初战告捷	3
战前培训	10
第二章 刘海志：FOCA 镇——波黑的热点地区	19
开赴任务区	19
午夜的枪声	21
带上贝雷帽的第一天	25
感谢米连科	31
弘扬中国警务	34
第三章 谈钧：布尔奇科——波黑的行政特区	41
走进国中国	41
中国警察在特区	46
竞争之路	55
艰难的工作	59
善良的老房东	64
我的美国搭档	67
第四章 抽泣的波黑	81

第五章 走近死亡线/89

谈钧：地雷爆炸——每日新闻/89

刘海志：驾驶事故——任务区的大敌/94

谈钧：贫铀弹——战区的幽灵/102

刘海志：军火泛滥——失控的暴力/107

第六章 刘海志：维和人员的困惑/119

第七章 刘海志：中国人权调查官/127

创造历史/127

展现风采/131

较量/154

再创辉煌/158

第八章 谈钧：萨拉热窝国际机场的五星红旗/169

波黑的大门/169

中国警察领导外国警察/179

第九章 谈钧：波黑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193

第十章 波黑的中国人/207

后记/220

愿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220

附一 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23

附二 波黑冲突的简要历史情况/225





反目,手足相残,邻里驱赶,种族清洗,集体屠杀,乱坟岗,万人坑……曾孕育了斯拉夫民族文明,洗涤了两次人类历史耻辱的波斯尼亚河再次血淌河山,再次呜咽着泣诉人类文明的堕落……

血雨腥风的巴尔干半岛再次为国际社会所瞩目。1992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43号决议,敦促波黑冲突各方休战,并且派出首批国际维和部队进驻了生与死之间的边缘。波黑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历次维和行动中规模最大、费用最高的一次,每年的维和费用高达16亿美元,而这些都是为了波黑的和平,为了巴尔干的宁静。然而,国际努力并没有使杀红了眼的人们恢复理性,战争周而复始。在种族极端主义面前,维和使命步履维艰,而且联合国维和部队史无前例地成了冲突方刺刀下的人质,战事在200多名维和使者的鲜血中延续……

无奈,联合国授权北约部队诉诸武力,冲突各方才被迫放下手中的武器,波黑烧焦了的土地才得以在弥漫的硝烟中喘口气。1995年11月,穆、塞、克三族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空军基地签署了停战协议。

为了巩固血染的成果,联合国决定成立波黑维和任务区,再次将成百上千的维和警察部署到了这片热土上,蓝色贝雷帽再次成为这片焦土上的亮点,为了和平,他们前赴后继,义无反顾……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中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2001年元月,在联合国的请求下,中国首次向波黑——这个世界战略咽喉派出了五名维和警察,五星红旗在这笼罩着狼烟的巴尔干半岛上为了和平飘扬……





第一章 走进巴尔干

初战告捷

2001年元月五日，当地时间14时30分，我们乘坐的奥航班机徐徐降落在萨拉热窝国际机场。五个不算魁梧但表情刚毅、步履稳健的中国警察精神抖擞地走出了机舱。从人们不时回眸中我们察觉到了世界的惊讶。是的，历史的画卷将郑重地永远记住这个不再重复的画面：中国警察首次出现在了世界著名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执行联合国在波黑的维和任务。

走出机场，前来迎接我们的是联合国（UN）国际警察部队（International Police Task Force, 简称IPTF）人事部的官员和中国驻波黑使馆代办——吴丽元女士。在众多外国

人身影中觅到一张中国面孔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一番介绍之后，我们才知道，由于目前没有大使，吴代办是中国在波黑的最高官员。同我们一同到达的还有土耳其轮换的 15 人，我们将与其共同乘坐联合国的大巴前往总部，所以只好记下吴代办的电话号码与其匆匆话别。

汽车疾驶出机场。萨拉热窝，我们真的来到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二战中令几十万德军重蹈“滑铁卢”覆辙的历史名城？我们迫不及待地环顾四周，饱览一切，生怕哪一处被错过。然而，现实是如此令人失望，周围并没有写下她往日的辉煌，相反，满目疮痍，断壁残垣到处可见，沿途经过所见房屋布满了弹痕，有的房子只剩下土坯或水泥框架，燃烧的痕迹还可追溯当时血腥的战事。机场慢慢远去，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但她留给我们的印象却没消失。说实话，萨拉热窝机场的知名度是国内某些大机场无法同日而语的，但硬件设施却正好相反，远不及国内一个普通的机场，狭窄，简陋，阴暗，加上那面无表情的进出港乘客，一切都显得那么沉寂。要不是那些无处不在，头带蓝色贝雷帽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人们也许意识不到简单表象下蕴涵的复杂。

随着汽车的刹车声，我们到达了联合国驻波黑任务区总部。由于中国是第一次参与联合国波黑任务区，所以我们被带往 IPTF 总参谋长处，而土耳其人被直接带去办理有关手续。总参谋长是乌克兰人，40 多岁，个子不高但显肥胖。在他带领下，我们匆匆拜见了联合国波黑特派使团团长，也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派代表（SRSG）克莱因先生（美国人），以及 IPTF 总警监文森特先生（法国人）。





文森特与我们座谈了 10 余分钟，首先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任务区形势，着重谈了非法移民问题，问及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这为我们今后的去向埋下了伏笔。之后，我们办理了复杂近乎严肃的有关手续，包括保险、遗嘱和制作联合国身份证等。

由于是冬季，波黑的天黑得很早，当我们办完手续后是当地时间五点多，已经伸手不见五指（这里晚北京时间 7 小时）。我们与土耳其人一起被送到一个指定的叫 OAZA 的旅店，与中国传统观念上的旅店不同，这个旅店的客房由一座座独立的小木屋组成，室外空阔整洁，但凝聚着逼人的寒气，屋内略显拥挤，然而暖气很好。当天晚上我们就在本店用餐，五个人简单吃了一点却花去近 100 马克，相当于人民币近 400 元（一马克等于 4 块人民币）。令我们费解的是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在那里吃饭。后来才知道他们早到的同伴谙熟此道，带他们去了别处，免了挨宰。

吃完饭后，我们回到房间开了一个碰头会。由于长途跋涉，大家都很疲惫，所以草草洗漱完后上了床。但是严重的时差反应困扰着我们，一时难以入睡。索性大家又坐起来，聚集到一个房间，聊起了这些天来的感受。

我们五人分别来自公安部、云南、辽宁和海南，12 月 28 日全部到达北京。按照计划，我们五人要到廊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进行为期一周的适应性训练。元月 2 日，我们去外交部拜会了国际司的领导，并巧遇了唐家璇外长。由于我们是中国第一批派赴亚洲以外地区（也是赴敏感地区）的维和警察，外交部和公安部非常重视，唐家璇外长曾就此举专门亲笔致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达

了中国将为全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决心；所以不经汇报他就知道我们的情况，并双手作揖说：“我在这里为你们送行了。”元月3日，公安部贾春旺部长、祝春林书记、孙明山主任和朱恩涛部长助理分别会见了我们，并给我们提出了殷切期望：你们不仅是代表联合国，同时也代表中国，代表160万中国警察，要在欧洲展示出中国警察的风采！希望你们能站稳脚跟，打好头站，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当天晚上，公安部和外交部的领导宴请了我们这支先遣队和送行的家属。元月4日13时，肩负重任的我们踏上了征程。本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已准备到现场采访，但是公安部外事局的领导比较慎重，婉言谢绝了，只是给了新华社一份通稿。我们在机场用完午餐后，直接通过贵宾通道上了奥地利的飞机，带着希望，也带着压力，跨出了国门。

飞机起飞了。从飞机上俯瞰，整个蒙古白雪皑皑，西伯利亚一片荒凉。我们不由得触景生情。人在飞机上，心却飞到了波黑。记得在集训时我们读过一本书——《萨拉热窝在哭泣》，书中描写的战争那样残酷，妻离子散，亲朋反目，乱坟岗、难民营等等，不知沦落深渊的波黑人民现在怎样了？飞机经过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高尔基、华沙，最后结束了漫长的10个小时的旅行，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25分，抵达维也纳。我国驻奥地利使馆一名副武官和另外一名使馆工作人员到机场迎接我们，能在异国他乡说上几句中国话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当晚我们住在预订的Sofitel酒店。

次日中午1时，告别了维也纳，我们登上了奥航飞往萨拉热窝的飞机。在飞机上，一位漂亮的空姐用普通话向





我们问好，我们很惊讶，原来她曾在北京学习一年。我们真希望中国日益强大，汉语能成为全球性语言，因为我们在语言上的工夫实在太多，太多！特别有趣的是，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一位挪威的联合国维和警察。他刚结束休假返回，我们不由得和他聊起来，他也非常高兴能在飞机上遇见中国赴波黑的首批维和警察，他向我们介绍了波黑的现状、治安形势和维和警察的工作情况等，特别强调了我們比较关心的安全问题和日常生活。从他的介绍中，我们仿佛感觉到波黑好像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战火连天，而且他平静安详的语调，也多少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和安慰，毕竟信息意味着生命。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飞机到达了萨拉热窝上空，从空中俯瞰，层峦叠障，山顶积雪，山下却点缀着一片红色的房屋，山腰也是。对于我们这些看惯了青砖碧瓦的人来说，风景这边独好，此情此景，谁又会联想得到“战争”和“维和”这些与眼前风景极不和谐的字眼呢？

根据联合国规定，所有参加维和的警察都必须通过联合国的英语、驾驶、射击的甄选考试。去年8月，联合国派出甄选考试小组来到中国，主持了这次考试。我们五人中除一人因故没参加外，都顺利过了关。但UNMIBH（联合国波黑任务区）根据波黑任务区交通的实际情况，更考虑到维和人员接二连三频发交通事故的惨痛现状，对新来任务区的维和民警无论其是否通过甄选考试，都要再进行严格的驾驶过关考试。

驾驶，我们并不惧怕，但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因为 UN 的驾驶考试不仅考的是驾驶技术，更看重驾驶员有没有那种安全意识和遵守交通规则自觉。根据规定，如果第一次考试失败，只有一次补考机会。如果补考再失败，将被遣返回国。这不仅仅是联合国的选拔规则，更是联合国吸取了血的教训而制定的。因为在波黑任务区，目前维和人员最大的伤亡就是来自交通事故。后来，我们在 UN 的修理厂内看到了几十台被撞得面目全非、完全报废的 UN 车辆，其情其景，真是不敢想象。波黑属山区，山高路窄坡陡弯急，许多路段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深沟险壑，驾车驶过后，想起来就后怕。“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遇上冰雪天气更是险象环生。另一方面当地人往往对交通规章熟视无睹，开车犹如赛车，用“风驰电掣”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除超速外，酒后驾车更是家常便饭。所以，国际警员不仅要求驾驶技术的精良，更要求谙熟当地交通规则和具备自我保护意识。虽然我们在国内经过了严格训练，战略上我们可以藐视，但战术上我们决不能马虎。

元月 6 日，我们五人非常谨慎地接受了出国后的第一次挑战。大家互相提醒，决不能出差错，必须一次通过。我们的考官是一个葡萄牙人，名叫安托尼，曾在澳门呆过，他一脸络腮胡，表情很严肃，目不斜视，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官，他清楚地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我们的考试用车是一台日本尼桑皮卡，除破旧外，与普通车没什么两样。惟一不同的是该车（每台 UN 车辆）安装了电子登录记录系统，其功能类似飞机上的黑匣子。驾驶员的驾驶证类似国内的磁卡，上车后必须刷卡才能启动车辆（当





然此时只能用他的)。一经刷卡，电子系统将会自动启动记录驾驶员身份号码以及在行驶过程中的所有数据，如果超速还会自动报警提醒驾驶员（这也为 UN 处理交通事故提供了依据）。每个人经过近半个小时的考试，最终我们五个人全部一次通过。

无独有偶，就在我们顺利通过驾驶考试的当天，SRSG（联合国驻波黑任务区特别代表）克莱因先生在一家中国餐馆宴请我们，就好像上帝有意安排这位 UNMIBH 最高长官给我们庆祝胜利一样。当然，这也许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待遇，是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宴请餐馆的老板是广东湛江人。当他见到我们时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早就该来了，那么多维和警察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我们的确应该多参与国际事务，多宣传自己，多证明自己的实力。陪同来的还有 UNMIBH 培训中心主任（意大利人），民事部培训官（美籍非洲人）。席间，克莱因先生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言称他去过中国两次，他知道中国有许多训练有素的警察，应该为世界和平多作贡献。我们对他的宴请表示了感谢。由于巴尔干是非常敏感的地区，政治斗争远胜于军事较量，许多国家都在这里争宠。所以我们得到 UN 最高长官 SRSG 的宴请，有的国家表示羡慕，也有的国家表示嫉妒。但不管怎样，这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体现，也是我们的首场胜利。我们五人终于跻身于巴尔干国际警察部队，打好了第一仗。